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馬克·吐溫著



平明出版社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馬克·吐溫著

雲汀譯

新譯文叢刊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63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定價 五角

著 者 [美] 馬 克 · 吐 溫

譯 者 雲 汀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奎 記 印 刷 所

(上海新聞路920弄26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開本：787×1092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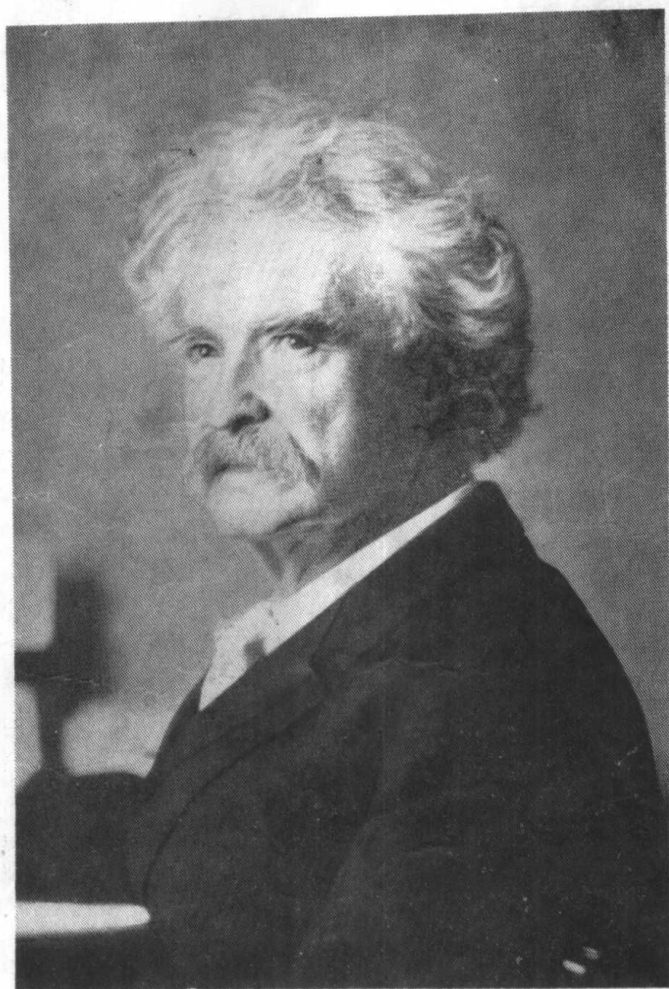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印張：4 28/29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字數：83,000

1—10000



馬克·吐溫像

原書名 The Canvasser's Tale  
原 著 者 Mark Twain  
原出版者 George New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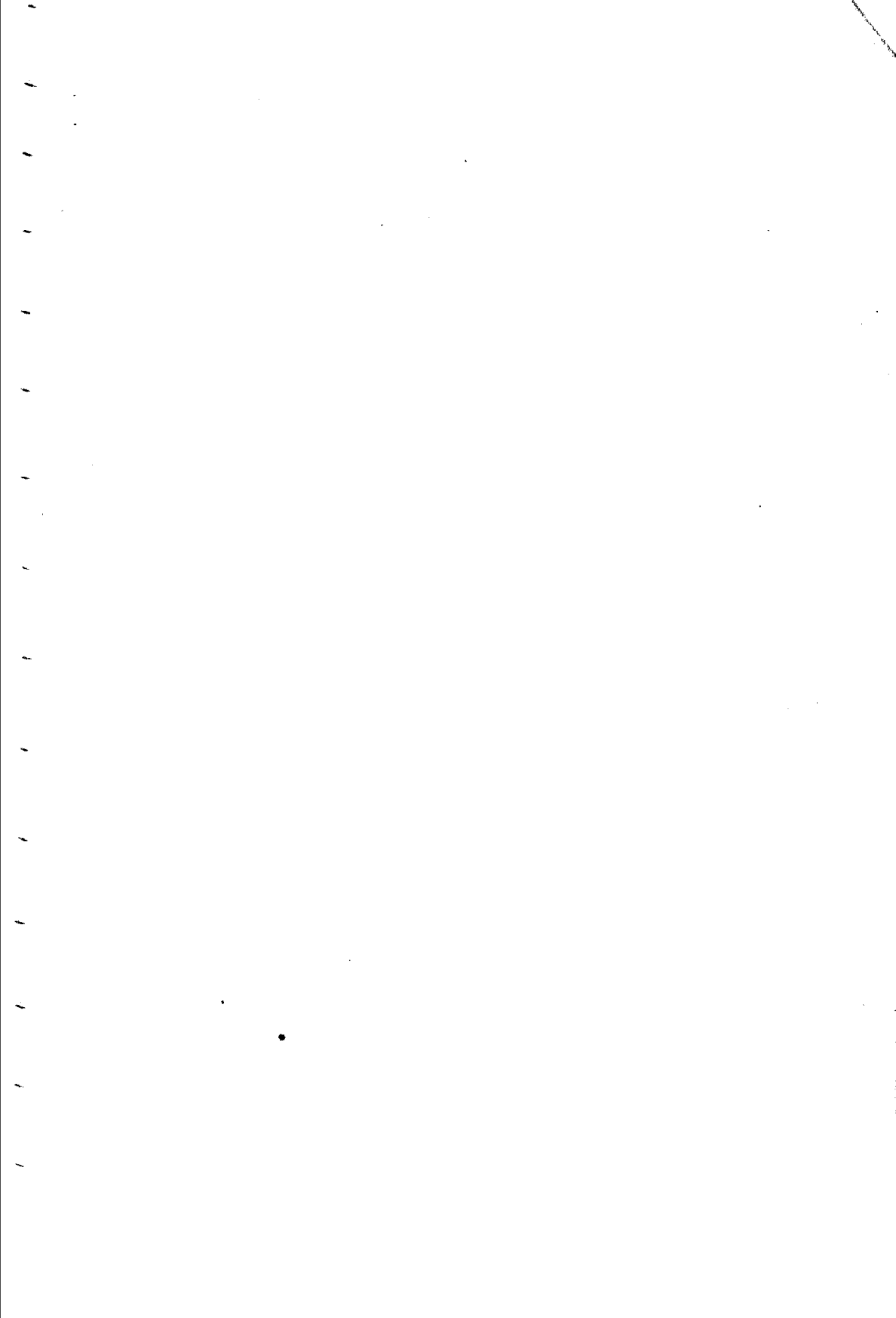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馬克·吐溫所著的短篇小說七篇。『一個兜銷員的故事』赤裸裸地暴露了空虛、無聊的美國生活方式。『一件怪事』揭示出美國統治階級的荒唐和愚蠢。『蓋茲巴依的投宿者』寫的是美國政府當局的拖拉作風。『漫遊散記』是一篇以百慕大島為背景的遊記，這裏面有輕鬆的幽默、憤怒的諷刺、優美的抒情，處處充滿了作者對人民大眾的熱愛和關懷。

## 目次

|                 |   |
|-----------------|---|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 三 |
| 一件怪事.....       | 二 |
| 書本上的俠義行爲.....   | 四 |
| 彼特開恩島上的大革命..... | 五 |
| 德國薩琴菲特的傳說.....  | 七 |
| 蓋茲巴依的投宿者.....   | 九 |
| 漫遊散記.....       | 六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 一個兜銷員的故事

可憐的，目光憂鬱的陌生人啊！我一看見在他胳膊下面挾着一個公事夾，我就對自己說，看啊，上帝又把我送到另一個兜銷員的手掌之中了，可是他那種謙卑的態度，疲憊的神色，破落戶的衣服，却幾乎打動了我的慈悲心，祇有像芥末子那麼大的慈悲心，還是又隱僻又孤單地遺留在我的空曠的胸中。

這些兜銷員總會使人發生興趣。我還沒有十分弄清楚怎樣一回事，他就已經在對我講起他的歷史來了，我呢，却非常同情地傾聽着。他說出了下面的一回事：

唉，我雙親去世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叔父以色列爾很寶貝我，把我當作他的親生孩子那樣地來撫養。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他是我唯一的親人；他善良、富有、而且慷慨。他把我錦衣玉食般地養育着。凡是金錢可以獲得的東西我一件也不缺少。

我到時候便畢業了，我帶着我的兩個僕人——總管和小廝——到國外去遊歷。那四年裏面，我展開了無憂無慮的翅翼，徜徉在遠方海岸上的那些美麗的萬花叢中——請您允許一個吟慣了詩的人用這一類的詞令；我肯定您是一個同道，所以我敢這樣對您講話，因為，先生，我從您的眼睛裏看得出您也是詩意洋溢的。在那遙遠的土地上，我品嚐着異味來陶冶性

情，培養心靈。但是在許多事情中，最引起我本來就有的審美方面興趣的，還是那盛行在當地富人們中間的一種搜集珍奇古玩和稀世珍品的風氣，哪知碰到了一個惡時辰，我竟然想把叔父以色列爾也引導到這一種風雅的嗜好方面去。

我寫信告訴他，有一位先生收藏了大量的貝殼；另一位收藏了名貴的海泡石製的烟斗；另一位收藏了高雅而無從辨識的簽名式；另一位收藏了無法估價的古代磁器；另一位收藏了看了就會叫人出神的各式郵票；別的人又收藏別的東西。我的信不久就產生了效果。我的叔父開始要找些東西來收藏了。或許你也知道像這一類嗜好發展起來是多麼迅速。不久他便成爲一個瘋狂似的收藏家，不過我還不知道。他開始忽略他的鉅大的豬肉事業；接着就完全退休，把大好時間用來大量地搜求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他的財產很多，用起錢來毫不吝惜。最初他搜求牛脖子上掛的鈴子。結果他收藏了很多，裝滿五間大客廳，世界上各式各樣的頸鈴他都搜羅齊備，就祇缺少一個。這一個——碩果僅存的古董——是另一位收藏家所珍藏的。叔父願出重價購買，但是那位先生不肯賣。你一定想得到那必然的結果。一個真正的收藏家認爲不完備的收藏是毫無價值的。他的雄心粉碎了，他賣掉了他的全部收藏，將目光轉移到那種似乎還沒有人動手收集的東西上去。

叔父就這樣做了。他這次搜求磚片。在堆積了大量非常有趣的收藏之後，以前的困難又來了；他的雄心再度毀滅；他把心愛的東西一起賣給了那個退休的釀酒商，就是佔有那塊他所得不到的磚片的釀酒商。接着他搜求石斧以及原始人的其他用具，但是不久他發現製

造這些東西的廠家同時還在把這些東西供應給其他收藏家。他再搜求阿芝特克族的石刻和鯨魚標本——吃盡了千辛萬苦，花費了無數金錢，結果仍舊失敗。因為正當他的收藏看上去好像終於到達了最完備的階段的時候，從格林蘭又運來了一個鯨魚標本，從中美洲的肯迪蘭哥地方又運來了一件阿芝特克石刻：這兩件東西竟使他以前所收藏的珍品都變得毫無價值了。我的叔父急忙去爭取這些寶貝。他搶到了鯨魚標本，但是另外一個收藏家獲得了石刻。或許你也知道，真正的肯迪蘭哥石刻實在名貴非凡，它會使得主寧可拋棄自己的家庭而不願放棄它。所以我的叔父把所有的珍品都賣掉了，眼看着他的那些寶貝一去不再回來；他的烏黑的頭髮在一夜之間就變得像雪一樣白了。

他於是等待着，思索着。他知道再來一次失敗就可以把他的命送掉。他決定以後要選擇那種沒有人收藏的東西。他很審慎地打定了主意，重新走進這個圈子——這一次他要收藏回聲。

『什麼？』我說。

回聲，先生。第一次他買進了一座在佐治亞州的可以連發四響的回聲，以後是馬里蘭的六響的，緬因的十三響的，堪薩斯的九響的，田納西的十二響的，這一個好像買得很便宜，因為發出回聲來的崖壁年久失修，有一部份已經坍塌了。他相信祇要花費幾千塊錢就可以修好，而且，祇要用石塊把崖壁砌得高些，回聲的次數就能變成三倍那麼多，但是担任這項工

○ 阿芝特克族是墨西哥的原始居民。——譯者。

作的建築師以前從來沒有造過回聲，所以這一座竟被他完全毀掉了。在他修理以前，這座回聲會像岳母一樣地向你回嘴，現在却祇配進聾聵院了。他接着又買進了許多分散在各州各地的廉價的雙響小回聲；這是按照八折整批買進的。後來他又在俄勒岡買進了一座完美的格林機關鎗式的回聲，費了好大一筆錢，真的。先生，您或許知道回聲市價的標準是按累進率算的，就像金鋼鑽用克拉來做計算的標準一樣，事實上回聲用的也就是這同一種術語。一克拉的回聲不過高於土地本身的價格十塊錢，兩克拉或雙響回聲就要高過三十塊錢；五克拉要高過九百五十塊；十克拉就要高到一萬三千塊。我叔父在俄勒岡的回聲是一件二十二克拉的珍品，他把它叫做匹特大回聲，要高到二十一萬六千元——土地並不計價，因為離開居住地帶有四百哩路。

啊，那時候我的生活真是充滿了快樂和幸福。一位英國伯爵的獨養女兒已經認為我是她的配偶對象，狂熱地愛着我。在那親愛的人兒面前，我就像游泳在幸福的海洋中。她全家人都很滿意，因為知道我是我那位擁有五百萬家產的叔父的唯一繼承人。不過，我們中間沒有人知道我的叔父已經成為一位收藏家，至多祇知道他是爲了美術上的嗜好玩玩而已。

我再也想不到我當時頭頂上已經是烏雲密佈了。那座神奇的回聲，舉世聞名的『名鑽石』，或『回聲之嶺』被發現了。它是一件六十五克拉的寶貝。在萬籟俱寂的時候，你祇要講一個字，它可以回響十五分鐘之久。可是，你看啊，當時又發現了一件事，另外有一個收藏家也在收集回聲。兩人都搶着來購買這件獨一無二的珍品。這座產業一共包括兩座小山，當中

一塊低地，位於紐約州居留地的窮鄉僻壤之間。兩人同時趕到，都不知道對方也在那裏。這座回聲並不是一個人獨有的產業。東山是屬於一個名叫威廉生·波力發·迦維斯的，西山是屬於一個名叫哈別遜丁·勃萊穌的；中間的低地是分界綫。所以我叔父以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元代價買進了迦維斯的小山的時候，對方却也正在以三百萬元掛零的代價買進了勃萊穌的小山。

現在你看得出必然的結果了嗎？不必說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回聲收藏永遠也不會完全了，因為那個全宇宙的『回聲之王』每個人祇到手了一半。誰也不滿意這種平分的主權，可是誰也不願意出賣給誰。於是他們咒罵、爭論、怨恨。結果另外那個人懷着一種祇有收藏家對同類和同胞才會有的毒意，竟準備毀掉他的小山！

你瞧，他想既然自己得不到這座回聲，就也決不讓別人得到它。他毀掉了他的小山，我叔父的回聲便發不出什麼反響了。叔父向他抗議，可是他說，「這一邊的回聲是我所有的；我情願毀掉它，你好好地保護着你的那一邊就是了。」

我叔父取得了阻止他這樣做的禁令。他就向高一級的法院上訴。此後他們就逐級上訴到合衆國的最高法院。在那裏引起了不少麻煩。兩位審判員認為回聲是動產，因為它看不見摸不到，但是可以買賣，並且也繳稅；另外兩位認為回聲是不動產，因為明明是附屬在地面上的，無法隨便移動；其他審判員却認為回聲根本不是資產。

最後決定回聲是資產，小山也是資產；他們兩人是兩座小山，獨立的業主，但共同佔有

回聲；所以被告有充分自由可以毀掉他的小山，因為這完全是屬於他的，但是必須繳納三百萬元保證金，以便作為我叔父這一部份的回聲萬一受到損傷時的賠償費。這個判決同時也禁止了我叔父在沒有得到被告的允許時去使用他的小山來反應回聲；我叔父祇可以使用自己的一座小山；假使說這樣一來此後就要無從獲得回聲，那當然是非常遺憾的，然而法院也無能爲力了。法院同樣地禁止對方在沒有得到我叔父的允許時使用他的小山來反應回聲。你可以瞭解這偉大的後果了！任何一方都不會允許對方使用，於是這座驚人的最偉大的回聲不得不停止發揮威力；從那天起這座巨大的產業便封閉起來，也就無從變賣了。

在離我結婚還有一個禮拜的時候，我還是優遊自在，非常幸福，貴賓們紛紛自遠近各方來參加我們的婚禮，這時候，我突然接到了叔父的死訊，同他的一份遺囑，遺囑上指定我做他的唯一繼承人。他去世了；唉，我親愛的恩人去世了。隔了這麼久，我的心上還是丟不掉這種哀思。我把遺囑交給伯爵，因為我已經淚眼模糊看不清楚了。伯爵把遺囑宣讀出來，然後莊嚴地說道：『先生，這算是財產嗎？——在你們這種誇張的國家裏無疑地是可以算做財產的。先生，你是收藏鉅量回聲者的唯一繼承人——假如像這樣一種分散在廣大的美洲大陸上四面八方的東西可以算做收藏的話，先生，事情還不止如此呢；你已經一身是債了；因為所有的回聲統統抵押光了；先生，我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但是我得顧到我女兒的幸福，祇要有一座回聲是可以實實在在算作你的，祇要有一座回聲是沒有糾葛的，那麼你就可以同了我的女兒退休到那裏去，勤勤懇懇地去努力繁殖，從這上面也許可以勉強維持生活，我便決不對你

說「不」了，現在我可不能把女兒嫁給一個乞丐。親愛的，離開他；先生，拿了你的全部押光的「回聲」滾出去吧，從此不要再來見我。」

我的高貴的珊蘭斯汀淚流滿面，可愛的胳膊緊緊地抱住我不放，又發誓說，雖然我在世上連一座回聲也沒有了，但是她還是情願，簡直很樂意，嫁給我。然而那是辦不到了。我們被活活地拆開了，她自然會在一年裏而憂鬱而死，而我呢，祇得淒涼孤單地跋涉在這漫漫的人生道上，每天時時刻刻祈禱着早日超生，讓我回到那沒有惡人造孽而流浪者可以獲得安息的天堂裏去重溫舊夢。現在，先生，可否請您照顧我，看看我公事夾裏的地圖，我一定可以較任何同業更便宜地賣一座回聲給您。就是這一座吧，三十年前叔父花了十塊錢買的，在得克薩斯算是最好的一座了，賣給您我祇要——『讓我來插句嘴，』我說。『朋友，今天我給兜銷員糾纏得一刻也沒有安靜過。我買了一架我不需要的縫紉機；買了一張錯誤百出的地圖；買了一只不會走的鐘；買了一種蛀蟲頂喜歡吃的殺蟲藥；又買了許多毫無用處的新發明；現在我這種蠢事已經做得太多了。即使您送一座回聲給我，我也不會要的。我根本不要有回聲。我生平最恨要賣回聲給我的人。您看見這枝槍嗎？拿了您的寶貝走吧；不要讓我們流血了。』

但是他祇是凄然而又溫和地笑了一笑，拿出了更多的地圖來。您很清楚這件事情的結果了，因為您知道祇要兜銷員一進了您的門，麻煩就來了，而且您總是失敗在他手裏的。

我們糾纏了一小時之久，總算協商告成。我買了兩座完整的雙響回聲，他又奉送了一

座，據說這一座是賣不掉的，因為它祇會講德國話。他說，「從前她各種話都會說，可是不知怎麼一來她的上脰掉下來了。」

## 一件怪事

這是一位陸軍上校告訴我的故事，所寫都是儘可能與記憶相符合的事情。

一八六二——三年冬季，我在康涅狄格州新倫敦當脫命勃爾堡司令。那裏的生活也許不如前錢緊張；可是也自有它緊張的地方——因為一個人的腦子倒並不因為缺少刺激它的東西而變得遲鈍。首先，那時候北方的充滿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謠言——謠言說敵探到處活動，準備要炸毀我們北方的堡壘，焚毀我們的客店，要在我們鎮上投擲有傳染病細菌的衣服，還有幹其他類似的事情。您應該記得。這一切都足以使我們保持警惕，把警衛生活中傳統的遲鈍性完全去除。況且我們的堡壘還是一所募兵站——也就是說我們決沒有時間可以打瞌睡，做夢，或是呆着不動腦筋。唉，我們總算防範得周密了，可是白天招來的新兵總會有一半會在當天晚上，乘我們不防備的時候，從我們的手掌之中溜走。獎金○實在太多了，一個新兵在賄賂了哨兵三四百塊錢逃出去之後，還可以剩下一筆在窮人看來不算少的錢。真的，我在前面也說過了，我們的生活並不寂寞。是的，有一天我獨自在營房裏寫東西，這時走進來

○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入伍獎金。——譯者。